

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為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則可以為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

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道逍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人世間之命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都盡却枉撰憊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如此看得破耳向侍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玉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

面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已丘丈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甚與朋友讀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兩日伯已丘丈與希逸言之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卷十一

外篇駢拇

齊 齋 林 希逸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贅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內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此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侈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贅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

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技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

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繫瓦結繩窺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敏跬舉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為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

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為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為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為外物也擢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為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簞鼓以言語黃感鼓動之也以瓦而繫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辨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累疊無窮而無意

味故以累瓦結繩比之窺定猶言修改也修改其言句以為辯故曰窺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敏跬也跬音企蹠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敏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為非乎而楊墨之徒

則以為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跬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為駢雖枝而不為跬雖長而不為有餘雖短而不為不足此數句極有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跬起也也有所跬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着他這般下字宜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

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與嗜同歎也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為此言自

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蓋實也

手足之駢枝雖皆為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為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蒿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

茸然故曰蒿目蒿者蓬蒿之蒿也蒿目有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為自苦故並言之又歎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

非出於本然也。昔者魯也。三代而下。此說感行何其嘈雜也。

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鈞繩約膠漆。皆修為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喻其言以為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喻猶擬擬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縶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縶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感也。

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枝者。不為跛。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為正理。

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虧者。且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縶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感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

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和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感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

向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為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

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為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

於其間哉

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此喻最佳挾策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適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之意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誠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誠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誠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誠非仁義之謂也誠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誠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屬性猶言留意也會曾子也譚參史子魚也名繳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此曾史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誠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經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語皆其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犬逐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箇彼字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騁於外則皆為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爾晦著慈象山之學謂江西

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識而力開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爾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語孟二書之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比尤不可所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彌山矣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皆自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為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為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同一子細吟玩方見其味顏子既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修身俟命之事也其曰為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著力

不得也先師嘗曰佛言最好誣吾言誣則易曉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是為善無近名也下不敢為淫僻之行是為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為近刑之事亦不為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侮堯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釋其筆端而已

○ 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憤排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既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勉也其言洗洋上音注下音平自然以適已此數句真道善莊子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前正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

之刺之錐之連之以羈馬丁巳丁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檝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 此段言外物能為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凡馬立時其蹄必有政起者也此是下句處義曼路寢即是王者之宮室義者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必嘗時有此二字燒剔治馬蹄也刺削也亦削其蹄也錐之籠絡也羈絡其頭也馬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鞅後鞅也連列之也車棧槽檝也眾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檝銜也飾鑣鏤鏤在頷下故曰前有檝飾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間下數箇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夫埴木之

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 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之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刺錐馳驟主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三為能亦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可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乃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視頭頭當是時也山無蹊墮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遠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闖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 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帝

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

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卧徐徐其覺于手應帝玉中翻出此語山無蹊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為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羣居深山去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擊引鷓巢而闖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為雀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

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鶴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

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及至聖人楚楚下下步步為仁為仁蹊蹊為義而天下始疑矣禮禮禮為樂樂摘摘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攝得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為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雙雙勉強而行之貌蹊踐行立不安之貌澁澁即汗漫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貌僻合作僻向音孽是也此又是自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統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搏刻木而為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為攝得玉不

琢不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斯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

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為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文結語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勢曼詭街竊鑿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政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蹊踐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踈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銜扼車上之物扼轉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閹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驚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響皆是悍驚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銜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閹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爲止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之縣趾高揭而提起之意蹊跂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比馬之詭銜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枝大葉處故或者以爲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席 齊 林 希遠 虛一

外篇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縶固局錮比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縶局錮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竊狗之音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排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自爲奇特胠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